

张岳崧和雲茂琦 亦师亦友 相互勉励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

定安才子张岳崧是清代嘉庆十四年(1809年)的探花——一甲进士第三名,一生注重办学,善于培育人才。1812年,21岁的文昌秀才雲茂琦投到张岳崧门下,学问、思想大有长进,成为其得意门生之一,先后于1816年和1826年考中举人和进士。此后,直到1842年张岳崧离世,这对进士师生不论是在一起共事,还是在不同地方为官,都以诚相待,相互勉励,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。雲茂琦甚至对张岳崧晚年的一计划加以劝阻,其建议最终得到老师的采纳。正如韩愈在《师说》一文中说的:“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,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如是而已。”

张岳崧足迹所到之处,几乎都留下助学、讲学的佳话。任陝甘政时,他捐俸修建了荒废多年的汉中“湟中书院”、巩昌“南安书院”和绥德“雕山书院”;回广东省亲或奔丧时,曾在广州的“越秀书院”和肇庆的“端溪书院”,留下讲学的身影。张岳崧还曾在海南的“琼台书院”和“雁峰书院”讲学,传授其教育理念;在家乡定安,他还带头捐银,重修定安文庙,设立宾兴馆,以资助县里贫寒学子参加乡试的旅费。

1824年,正在关中视学的张岳崧,将中举后三次会试落榜的雲茂琦召去帮忙校注经书典籍。在此后的14个月中,雲茂琦博览群书,开阔视野,尤其是在备考第四次会试期间,他读到了王阳明的《王文成公全集》,颇受启迪,此后其思想、言行深受阳明心学影响。

1826年,天遂人愿,雲茂琦考中进士,次年上任苏北沛县知县,3年间把这个穷县治理得风生水起。任期满后,雲茂琦被调往南京以北的富县六合当县令。担任沛县、六合两县主官期间,与老师张岳崧一样,雲茂琦捐俸、劝募,重开因经费问题停办多年的沛县“歌风书院”,重整“六合书院”,在六合文庙旧址上重建“六峰书院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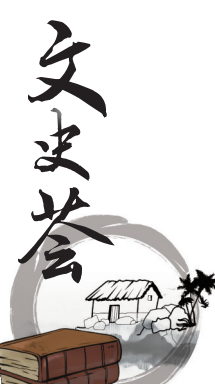
翻看张岳崧的《筠心堂集》和雲茂琦的《闻道堂遗稿》两部文集,今人不难发现,师生二人一直有书信往来,特别是1827年雲茂琦正式踏入仕途之后,他们相互交流地方治理的经验,感慨当时官场的积弊和腐败,互相勉励,颇有尽人事而听天意的味道。

譬如,1829年,雲茂琦从沛县调任六合县令后,张岳崧便修书一封《与雲滄人大令书》(“滄人”是雲茂琦的号):“国家设官,所以为民,县令与民至亲,责任尤重。近今做官者几忘此意,具有稍言树立者,则又患掣肘不得行吾志。殊不知为治只视实心何如耳。实有此心,无论形格势碍,委曲艰难,终必有济。”同时激励他,“足下尝宰沛,颂声四起。沛,瘠邑也,足下振作如此。今迁此地,自益蒸蒸日上(意为蒸蒸日上)。”

由于政绩优异,政声斐然,1837年,雲茂琦被调入京为官,先后当过兵部郎中和吏部郎中。7年后,他以父亲年老为由,辞职回到家乡文昌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四月,与亦师亦友的张岳崧的经历一样,雲茂琦也受聘到府城“琼台书院”执教,直到1849年逝于书院。在琼台书院,雲茂琦曾制订《琼台书院学规五则》《请修考棚并琼台书院呈》等,要求学生将《四书》置于一切经史之首,“得力于数语,享用于终身”。

海南文史专家周济夫认为,雲茂琦的教育思想深受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影响,以为养心乃学者第一关键,并身体力行,且对张岳崧有所提醒和帮助。如张岳崧调任湖北布政使后,他去函痛陈官场陋习,寄望老师能够扫除俗尚,提醒注意衙门弊端;晚年张岳崧打算迁居佛山,他也加以劝阻,不要向往“热闹器尘之区”,不如安居琼州“僻静古朴之地”,生活耗费也少,“较胜于远求”。

雲茂琦的建议,得到了张岳崧的采纳。1842年,岁七十的张岳崧在定安高林村辞世,葬在今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境内。7年后,学生雲茂琦也随他而去。



投稿邮箱 wsh_hndaily@qq.com

三生不改冰霜操 海瑞和他的老师们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

“两朝崇祀庙谥新,抗疏名传骨鯁臣。志矢回天曾扣马,功同浴日再批鳞。三生不改冰霜操,万死仍留社稷身。世德尚余清白在,承家还见有麒麟。”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,上疏奏请并带头捐俸为恩师顾可久建祠。这首七律《谒先师顾洞阳公祠》,是他后来拜谒时所作。

顾可久(字舆新,号前山,别号洞阳)对海瑞有知遇之恩和点拨之情,是海瑞心目中的良师益友之一,二人的性格与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。而盘点海瑞一生中的老师们,他们仿佛都有着冰霜一样的操守,对其品性产生了深刻、巨大的影响。

母亲谢氏是蒙师

明正德八年腊月底(新历1514年1月),闻名古今的海瑞出生在下田村,与先贤丘濬同里——朱桔里。3岁那年,父亲海瀚去世,28岁的母亲谢氏终身未再嫁。海瑞的第一位“老师”正是自己的母亲,此后,城南的进士吴会期是其授业恩师,城东攀丹村的进士唐胄,也曾是海瑞的老师。

按明代进士梁云撰述的《海忠介公行状》和民国学者王国宪整理的《海忠介公年谱》,海瑞父亲身故后,母亲谢氏就对他严加管教,口授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典籍,海瑞都能背诵。海瑞长大后,出门拜师,母亲总是选择严师,委以教子的重托。

据《谢氏族谱》记载,海母谢氏娘家在龙岐村(原址在今海口市海府路和国兴大道之间),出身书香门第,是位知书达礼、品性高洁的贤妻良母。

因此,王国宪认为:“其成就大器,良非偶然。”

海瑞12岁时,就立志要当圣贤,称圣贤千言万语,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真心;率其真心而终生践行,就是圣贤。

海瑞少年老成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授业恩师吴会期

海瑞本人的《寿南瀛吴公八十一序》一文,透露出了嘉靖二年癸未科(1523年)进士吴会期与他的师生关系:“瑞,公门弟子,所愿百岁师公。”海瑞给老师吴会期祝寿的时间是1573年,彼时他已近六旬,辞官在家。

吴会期任工部郎中时,主要负责营造帝王宗庙。他主持修复西汉七陵(即宣帝的杜陵、文帝的霸陵、高帝的长陵、惠帝的安陵、景帝的阳陵、武帝的茂陵和昭帝的平陵)时,内宫太监想从中牟利,吴会期坚决不允,工程结束后,省下费用15万两白银;及至严嵩当国,也想延揽吴会期附庸自己,但他丝毫不为所动,严嵩嫉恨在心,授意言官弹劾他滴出京城,吴会期则拂袖而归。

吴会期回到府城后,怡然自得,享受田园之乐的同时,不忘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。正是在那时,海瑞到他门下求学。

此外,海瑞的少年时光,还处在府城东厢攀丹村进士唐胄因不满宦官刘瑾专权,曾在家“闲居”20年(1502年—1522年),期间海瑞是否曾师从这位后来的户部侍郎呢?

尽管海瑞存世的诗文没有提到他与唐胄的师生关系,但《唐氏族谱》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猜测,海瑞确实是唐胄的学生,而且与唐胄的3个儿子——唐穆、唐秩和唐稼是同窗好友。海瑞的同里挚友——丘郊,是丘濬的曾孙,也是唐胄的长女婿。

后人由理相信,唐胄和吴会期身上的浩然正气和清廉耿介,对海瑞的影响自然是深刻而久远的,对他形成效仿圣贤、维护正统、心怀天下、关爱苍生的理念,并持守一生,不畏强权,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,起着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作用,是一只看不见的推手。

慧眼识才顾可久

嘉靖十九年(1540年),26岁的海瑞正式进入琼州府学读书,此前他一直在私塾和民办学院,如攀丹唐胄的养优书院求学。由于他学识渊博,又深究义理,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学友辨明学术,深受同窗敬重,因此被称作“道学先生”。

在郡学读书的6年间,海瑞思考读书、科考、入仕的目的,与丘郊在留耕亭一起读书,切磋道义,对考取功名并不上心,以至于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,侄儿海鹏先他参加乡试,考中举人,后来官至广西苍梧县、梧州通判,海瑞还在“纠结”是否要应考、当官。

然而,陆续有督导教育的官员注意到海瑞其人、其文。

先是1546年,一位姓林的广东督学对海瑞的文章刮目相看,了解到他的日常言行后,也大加赞赏;1549年,另一位姓蔡的广东督学来海南视察,出题“不曰白乎,涅而不缁”,让琼州学子答题。蔡督学看到海瑞的卷子后,拿在手中品味良久,向人打听海瑞的家世、为人后,感叹他出淤泥而不染。这一年,海瑞去广州参加乡试,一举登科。

海瑞那一年的应试文章是《治黎策》,其中有“天下之事,图之贵于有其法,而尤贵在于得人”之句,此策一出,传诵一时,人们从中可以看出海瑞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,而是始终关心天下大事和民生疾苦。

海瑞也因此引起了时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兼学政顾可久的注意。

顾可久是江苏无锡人,正德九年(1514年),也就是海瑞出生的那一年考中进士,当过国子监学正、福建泉州知府、江西赣州知府,1534年升任广东按察司副使,兼管海南岛的防务。到任后,顾可久遍访海南各地,了解民情,勘察地形,将关隘、险阻、冲要、海港、山川等地理元素绘制成图,加上说明文字,编制了《琼州府山海图说》。他在广东还多次主持乡试,察访、选拔人才,海瑞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。

看了海瑞的文章后,顾可久找来海瑞,当面勉励他务必不负平生所学,将来为国效力,体恤天下苍生。海瑞心里正是这样想的,因此对顾可久的知遇之恩和谆谆教诲铭记在心。

顾可久刚正不阿,是有名的直臣,曾因大胆进谏而遭到正德、嘉靖两位皇帝的“廷杖”,但事后仍然得到重用。后来,顾可久被豪强和权臣中伤、诬蔑而被迫辞职回乡,沉冤至死。

隆庆三年(1569年),海瑞升任南京右金都御史,总督粮储,巡抚应天十府。想起老师顾可久的冤情,便上疏奏请平反和建祠纪念,得到了隆庆皇帝的恩准。1570年,顾洞阳公祠建成。



江苏无锡碑刻馆收藏的海瑞《谒先师顾洞阳公祠》诗的碑刻。林明摄



江苏无锡顾可久祠里的顾可久(左)和海瑞(右)雕像。林明摄



师生切磋 乐趣充盈

■ 王凯

1974年,离开大陆几十年的叶嘉莹第一次回内地探亲。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,当时最想见两个人,一个是她的伯父,另一个是老师顾随(1897—1960)。这两个人是在不同时期的诗词领路人,特别是顾随,更是为她“开启了欣赏和体悟诗歌的无量法门”。遗憾的是,顾随十几年前便离世。让叶嘉莹念念不忘的这位顾随是何许人?两人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?

叶嘉莹出生于老北京一个旗人之家,祖上是叶赫那拉族,与词人纳兰性德同宗。对于自己的家世,叶嘉莹回忆说:“我们的姓氏是叶赫那拉,大家都以为是满族人,其实是属于蒙古的土默特族,努尔哈赤并吞了我们的部落,就成了蒙古裔的满族人了。”清亡后,满族被要求改汉姓,祖父遂取“叶赫那拉”的第一个字为姓。

叶家是书香之家,叶嘉莹自幼受到古典诗词浸润,过着诗书相伴的生活。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北平沦陷,在航空部门做事的父亲随政府南迁,叶嘉莹高中毕业时,父亲与家里已经几年不通音讯。不久母亲又因病撒手人寰。1941年夏,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。当时北平的几所大学都被日伪控制,而辅仁是一所教会大学,不受日本人控制,这是叶嘉莹报考那里的主要原因。

辅仁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,男女分校,女校就在大名鼎鼎的恭王府院内。就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,叶嘉莹遇到了日后对其影响甚巨的老师顾随。

顾随是河北清河人,师出北大,谙熟中西方文学,先后在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,叶嘉莹、周汝昌、邓云乡等人皆出于其门下。据叶嘉莹回忆,顾随是1942年秋季教她们“唐宋诗”课程的,许多年后,她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:“先生身材瘦高,爱穿长衫,常常面带微笑潇洒从容地走进教室。他讲课生动深刻,不但深受中文系同学欢迎,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外系同学来旁听,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。”

作为文史大家,顾随在诗、词、曲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评论甚至佛教、禅学等方面都造诣颇深,他的课以感发为主,将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。听了先生的课,叶嘉莹茅塞顿开:“就像一只困在黑屋子里的飞蝇,忽然间看见门窗被打开,一下子飞到外边,得以睹朗朗之天光,辨万物之形态。”

顾先生讲课往往信马由缰,随口提到



1943年,顾随与部分学生在北平的合影,后排右二为叶嘉莹。资料图

的诗例词例和佛儒道家典故极多,没有相当的国学基础很难跟上,大部分学生想记也记不下来。叶嘉莹出身燕京旧家,国学功底深厚,听课时时追手写,凡是先生讲过的话,都一字不落记下来。当时叶嘉莹就预感到,先生所讲所写皆是其心灵感悟,不是哪本书里能随便找到的,错过就不会再有了。多年后,根据叶嘉莹笔记整理而成的顾随语录体论诗之作《驼庵诗话》(顾随号驼庵)问世,被誉为自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以后,迄今最重要的一部诗话,这也是师生之间跨越时空合作完成的一曲“四手联弹”。

叶嘉莹经常将自己的诗词习作交先生评阅,顾随每次都加以中肯的批点。1944年秋天,叶嘉莹写了一组《晚秋杂诗》,像往常一样呈交先生,但这一次顾随没有点评,而是步韵和诗。后来叶嘉莹又依次叠韵作了一组七律,顾随也依次步韵和作。今天看来,老师主动和学生的诗,可以说是对学生最大的肯定。

毕业后,叶嘉莹到北平佑贞女中教书,仍然到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去听先生的课,直到1948年南下结婚。叶嘉莹亲炙师教前后共有6年之久,其间顾随对学生亲切、体贴、殷殷督教,叶嘉莹则是虚心笃实、毫不苟且地为学。这样一幅充盈师生切磋乐趣的图景,令人神往。